123
3
100

東京圖書館

和書門 雜史類 三六函 四六架 一〇〇號 三冊

# 標註十八史略副詮

大鄉穆纂

二

明 曾先之原本

日本 大鄉穆纂

五代

梁 世號後梁 後唐 晉 漢 周 皆僭此。

梁太祖皇帝 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

少無賴。従黄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州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横行諸鎮間。劫遷唐都於洛。遂篡唐。更名晃。封其兄全昱為王。嘗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邪。汝従黄巢作賊。天子

朱五經 名誠。以五經教授故云。

鎮汴 即宣武節度。

馬殷為楚王

蜀主王建稱帝

李克用卒

四鎮節度使 先唐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太平護國節度使。王晉 之王去声。下王岐王淮之類。皆倣之。李茂貞 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戍卒。黄巢犯京西。茂貞以功補扈蹕都頭。僖宗賜姓名。拜鳳翔隴右節度使。昭宗時。封為岐王。楊行密 以唐僖宗景福元年。為淮南節度。招撫流散。輕徭薄賦。令扑富庶。遂據有淮南之地。王建 許州舞陽人。唐僖宗。初陳敬瑄節制西川。田令孜為監軍。召建欲致麾下。敬瑄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是時李克用王晉。李茂貞王岐。楊行密為呉王。王淮南。行密已卒。子渥代之。王建王蜀。錢鏐王兩浙。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湖南。劉隱據廣。皆自唐末以来。割據諸州。○羅隱説呉王錢鏐。擧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岐王治軍甚寛。待士卒簡易。衆心悦服。然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梁主以馬殷為楚王。○蜀主王建稱帝。初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悪。不從。涓杜門不出。○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譖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討

梁兵侵晉

疑。非之。建怒以兵攻成都。殺敬瑄。令孜。昭宗授以西川節度使。遂據有其地。王審知 光州固始人。唐末。黄巢冦乱。因有閩嶺五州之地。昭宗就封閩王。馬殷 許州鄢陵人。唐乾寧中。拜武安軍節度使。鎮潭州。遂有湖南之地。劉隱 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從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梁封為南海王。卒。其後襲位。盡有嶺表之地。僭号於廣州。阿 讀作遏。疫 音役。説文。疾也。悒 音邑。憂也。寨 音豺。去聲。堅柵曰寨。先王

獲。因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檀。亦勇冠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寝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失數州。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寝食。後汴兵再圍晉陽。以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人争者累年。悒悒以至于卒。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温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覇。在此一擧。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旦乘大霧。直抵夾寨。塡塹


金港堂藏

謂兄用後做此。

隆演 渥弟。

徐知誥 本姓李。徐州人。楊行密掠得之養為子。渥憎之不能容。行密以賜溫。名曰知誥。

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賦撫孤寡。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淮南將張顥徐溫。弒楊渥。溫復殺顥。將吏推立楊隆演。徐溫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往治之。○梁以王審知為閩王。○梁以劉守光為燕王。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府。○梁夏州亂。殺節度李思孝。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氏。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廣州劉隱卒。弟巖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初。梁主欲襲趙。鎮州會燕攻趙。梁遣杜延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御。趙將石公立戍深川。白趙王鎔。指城而泣曰。所謂開門揖盜者。鎔不從。公立出。



大原 晉王所都。

遺孽 遺留孽子。

無葬地矣 謂已地必皆為晉有。

妻 王氏。

友貞 太祖第三子。封均王。鎮太梁。

也。及廷隱等襲深冀。殺趙戍不克。晉王伐其兵於柏鄉。大破之。晉帥二鎮伐燕。梁主救之。大敗走歸。晉李存璋引兵乘深冀聲言趙將石公立戍深川。白趙王鎔。指城而泣曰。所謂開門揖盜者。鎔不從。公立出。之。呼曰。梁人殺我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感解甲投兵而棄置聲動天地。先是梁主己有疾。至是憊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大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疾愈劇。且加躁怒。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為嗣。遂為其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乾化。初。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

## 均王

名友貞。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弒起兵誅之。立。

晉王斬劉守光

契丹阿保機稱帝

天皇王

劉巖稱帝

瑱音天去聲。燕劉古燕劉守光。自梁太祖乾化元年僭號。至是三年而亡。

太賀氏其君名。八子名号未詳。

襲王承襲而不代。耶律斡里覆姓。褒名。奚見前唐玄宗紀。建元立年号。

而即位於汴。更名瑱。○晉主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梁賜荊南節度使高季昌爵為王。○契丹阿保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横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太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衆。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斡里少子阿保機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帝。改國號曰漢。后又更名龔。○呉徐温徙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呉政。知誥事呉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寛。約身以儉。以呉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税。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悦服。江淮間曠土盡闢。

警枕

澶音禪。為河東郎頓丘。鄩音尋。鎮定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營。

胡柳未詳所在。

標注

桑柘滿野。國以富強。○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呉主楊隆演卒。弟溥立。○梁以錢鏐為呉越國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輙欹而寤。名曰警枕。○晉與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晉王入魏。拔徳州澶州。梁劉鄩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鄩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撃卻之。晉克衛磁洺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周徳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徳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為晉所敗。梁河中降晉。晉鎮州將弑趙主王鎔。晉王討平之。先是呉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

晉王即帝位

王鐵槍勇決

傳國寶：初僧傳真得之。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至是乃詣行臺而獻之。

王鐵槍：時号彥章為鐵槍。

其下：皇甫麟。

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唐。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來奔。唐主問以梁事。延孝對曰。梁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聚則不必。分則不多。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彥章為招討。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鄆。唐主救之。梁敗。彥章死。初彥章被擒。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其分也。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終斬之。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殺己。初梁主窮蹙。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自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弒梁主。因自殺。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

○司馬温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至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庸梁之子。材不過人。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皇甫麟弒梁主

獨眼龍

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朱邪部族之号。後因為姓。

賜姓：唐懿宗時。帝祖朱邪赤心。為招討使康承訓前鋒。擊滅龐勛。賜姓李。名國昌。

克用：國昌子。

## 唐

**唐莊宗皇帝** 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賜姓李。父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王于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蹙。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

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潞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小名。吾兒豚犬耳。存勗東併幽州。北邵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恨恨成疾而卒。王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已而遷雒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略。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荊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唐以為南平王。○蜀主王衍。盤遊淫湎。國亂盜起。唐遣皇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赤其族。繼岌信讒。殺崇韜而還。初崇韜素惡宦者。宦者衛之。至是成。都雖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為患。命分道招討。淹留未還。宦官譖其專權。帝遣往觀之。皇后遂令繼岌殺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寢驕。以伶人為刺史。帝幼習音律。及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天下優人。敬新磨。遷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交相附託。納貨展轉。以

其下 王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太將李存璋。吳珙。

李亞子 存勗小名。

掇 音丐。去聲。掇也。

宗社 宗廟社稷。

生子當如李亞子

官者張承業

令王誤老奴矣



蜀 山

李天下

赤族 盡滅其族。

右前蜀王建自梁太祖開平二年僭號。至是二世。凡十六年。

伶人為刺史 伶人樂工。初胡柳之役。伶人周西。為梁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西見泣曰。臣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栽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遂以俊為景州刺

史。德源為憲州刺史。優名唐帝雜優。小名。敬新磨敬姓。新磨名。批迷切。擊也。尚誰呼調其妻呼李天下也。搢紳公卿。太臣。宿將故舊。太臣。

從馬直 從去聲。直當直也。如直殿直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張破賊作亂

星行 星見星也。謂早行。

讋者 李紹榮。

于恩澤。盡政害人。恣為讒慝。帝疎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戍兎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謮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過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謮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過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



李嗣源據大梁

伶人斂樂器覆屍

殿音頭。未聲。軍後曰殿。

勸進 勸即帝位。

倡音堂入聲。

與敕卒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太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率從珂為殿。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流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日。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發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本胡人。邈佶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

唐主目不知書　聶夷中詩　閩王稱帝　吳王稱帝

蕃漢馬步 蕃兵、漢兵、馬兵、步兵。總管 屬上十字為句。
隕 音允。
殍 音摽。
剜 音彎、削也。
其下 審知養子延稟。

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受命討鄴、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亶。○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為之。○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勞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弒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名璘。○吳王楊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





康澄上疏

蜀王 世稱後蜀。
禁衛 禁中宿衛之兵。
從榮 明宗長子。
皇城使 安從益。

從誨立。○楚王馬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西川孟知祥、併東川、以知祥為蜀王。○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蟊賊傷稼、此五者不足懼也。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蔑聞、此六者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勿失。唐主優詔答之。

○刘友益曰、康澄言六可畏、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也。

○唐秦王從榮驕很、自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主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

唐主焚香祝天

蜀孟知祥稱帝

【集】稱其名。

【粗】音措、上聲。略也。

【用事者】朱弘昭、馮贇等。

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子宋王立。是為閔帝。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反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立。

【潞王】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以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

鴆殺閔帝

唐主自焚

【移徼鄰道】其徼略曰。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幼。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君側之惡。其力不能獨辦。願乞鄰藩以濟之。

【移之】通鑑。制以敬塘為天平節度使。

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全理。乃移徼鄰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鴆殺閔帝於衛州。○蜀主孟知祥殂。子昶立。○夏州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閩人殺其王璘。而立其子繼鵬。更名昶。○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素不相悅。唐主立。敬塘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之。遂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敬塘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凡一十四年。

○司馬溫公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奮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功於唐。上元之變。訟不能直。遂與朱氏相

唐主千春節

晉立病復發痛

攻。紛糾不解。至於晩節。鋒鋭亦衰。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武皇並轡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明宗無取國之志。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神器之重。負扆朱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 晉

**晉高祖皇帝** 姓石氏。名敬塘。沙陀人。唐明宗之壻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闘。事明宗。皆有功。内相忌。從珂稱帝。敬塘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唐主以千春節置酒。公主在洛陽上壽。畢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塘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塘謀於將佐曰。主上曾許終身不除代。令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遂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塘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敬塘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唐主懼。下詔親征。諸軍驕悍不為用。唐主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契丹主立敬塘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契丹。以晉主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主殂。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晉以桑維翰為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又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

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

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吳徐知誥稱帝

徐知誥國號唐

契丹國號大遼

讓皇　世紀、吳楊行密、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僭號。至是四主三十七年、南唐篡之。

金陵城　即昇州。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

龑　音儼。○案、篇韻並無此字。疑當作龔。

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財貨。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昇。是為南唐。○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契丹改國號大遼。○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龔。又更名龑。尋殂。子玢



馮道依違兩可

閩王延政稱殷帝

閩亾

龑、丁儉切。龍皃也。

兄　敬儒。

閩亾　世紀、閩王審知、自梁太祖乾化三年建號。至是六世、凡三十三年而亾。

立。○晉主在位七年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睿拜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馮道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遂罷道相。○南唐主李昇殂。子璟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弒玢而自立、更名晟。○閩朱文進弒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亾。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初、晉高祖事

契丹大舉入寇晉主

七。

吉哀計也。

同圖使初漢太祖從馬殷所奏於汴荊襄廣郢復州置同圖務運粟於河南北以易繒繢戰馬後契丹以喬榮為同圖使置邸大梁及是被囚。

契丹甚謹至以主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同圖使已而遣歸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又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一十二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括至初無須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初知遠在河東富強冠諸鎮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冕而朱曹論諫契丹入汴知遠及聞契丹屢深入知遠又無邀遮入援之志將佐勸知遠但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尊號以令四方知遠從之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為

○司馬溫公曰高祖以地尊幣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主地卑勢輕其兵力以取天



打草穀丁壯老弱丁中壯健者死於鋒刃老老衰弱者棄於溝壑。

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

判三司官掌判決鹽鉄度支戶部三司政事。

漢高事晋祖功多

遣將張敬達

入營還汴營

寺天宮寺。在洛陽。

下羽翼昧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昧洛。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内政不脩。而外挑強隣。能無亡乎。

漢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晋祖敬塘於兵間。功最多。晋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遂拒命。唐遣將攻之。不克。晋祖舉兵滅唐。入洛陽。知遠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館。契丹兵於寺。城中肅然。後晋祖以知遠鎮河東。晋祖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晋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晋。雖以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晋。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晋陽。○東方羣盜大起。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暠。○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羓。○子兀欲立。○楚王馬希範卒。子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倧立。其下廢之。而立弘俶。○漢主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帝羓

羓音巴。乾肉曰羓。

其下南牙統軍使胡進思。

郭威執政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天下安用毛錐子

毛錐子筆也。

縱音蹤。縱直也。算法。縱一横五。

荊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河中李守貞反。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楚王馬希廣之兄希萼。殺希廣而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捃拾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握算不知縱横。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嬖倖寖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厭爲大臣所制。楊邠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

郭威代漢

乾祐隱帝在位不改元。仍號乾祐。

贇隱帝叔崇之子也。

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爲亂兵所弑。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贇。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衆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

○司馬温公曰。高祖擁精鋭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會其時之可爲也。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輕信羣小之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

周

郭崔兒

郭威周叔之後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大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崔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掌六曹案牘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德契丹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贊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贊為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虢叔之後國號周贊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贊發死崇乃

北漢伐周不克

楚亡

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是為北漢遣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契丹契丹更名旻○契丹述軋滅汎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楚自希廣希萼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萼而立希崇南唐遣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故楚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邊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後又以行逢鎮潭逵自居朗○周主在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皇帝

述軋汎欲子。

述律述軋弟。

占楚為殷自梁太祖開平六年受命為王至是六王凡四十四年。

周漢合戰

節鎮、為鎮寧節度使。

趣、音促。

世宗皇帝 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
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
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
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
三萬人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羣臣皆諫。主曰。崇幸大
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
之强。破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北漢
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主慮其遁去。趣
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
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
解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

趙匡胤破北漢兵

驕將惰卒知所懼

兵務精不務多

都虞侯、官。掌[illegible]刑。古司寇也。

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
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
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
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
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
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
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
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盛稱趙匡胤智勇。權殿前
都虞侯。○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閲。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衆。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
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

大簡諸軍　周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王朴獻策

尤者最精者。

能養戰士一奈何淺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成遣詣闕命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以朕將覽焉北部郎中王朴敷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釁以取之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交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庶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攻也攻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攻西備西則攻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擊虛避強擊弱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性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有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江南諸州將恣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然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懷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後高平之敗一力蜀氣沮必求昧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依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不稱世宗意世宗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之意由是重其器識○周攻北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北漢主劉旻殂子鈞立○周伐蜀取秦階成鳳州○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周師取揚泰光舒蘄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州攻

周伐南唐

趙匡胤斬皮笠　唐孫晟死節　關南悉平　周世宗聰察如神

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之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周主克滁州。還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孫晟使周。周主待之甚厚。問以唐事。虛實。晟終不言。曹翰曰。有敕賜相公。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向秣陵謹以死報國。○朗州王逵。為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併潭朗有之。○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徙攻淮南。又徙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周主在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鎮時。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政事。發奸摘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史商確。太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嘉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

周禪于宋

陳橋驛在汴城外。

半年仍稱顯德。

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主立。是為恭帝。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

○司馬温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抱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殞。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投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 宋

香孩兒營

點檢作天子

廣漢之後世次未詳。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匡胤寔應期而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還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

黑光相盪

陳橋驛被以黃袍

黎明 天欲明。擐音患。貫也。

戢 止也。

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臥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胤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匡胤時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

周主禪位于宋

晡時 申時也。

○呂中曰。潁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矧如號令之間。秋毫無犯。除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天下自是定矣

讋 與慴通。

即位之初。欲陰察羣情。頗為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外讋服。○華山隱士陳摶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反於澤州。上命

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自焚死。（獲、衛融、融曰。陛下宜速救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太祖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嘉其忠。以為太府卿。）

○呂氏中曰。先取澤路。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吳而觀荊楚。東荊虜混一大略亦可觀矣。

澤潞平。○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久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淮南平。○荊南高保融卒。弟保勗代之。○南唐泉州留從效稱藩。○以下酒失貶官。

（從效留姓。從效名。稱藩臣。音翻。）

寶儀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儒雅之士處之。范質等對曰。寶儀清介重厚。然己自翰林遷端明殿。太祖曰。非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范門。儀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欽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東帶。○建隆二年。南唐主

（臣得死所。澤潞平。留從效稱藩。）

李景。遷都于南昌。以其子從嘉守建康。景殂。從嘉立。更名煜。○上既誅筠。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

（趙普進言。圣求也。節鎮節度藩鎮。非統御才訳難制御。）

人生如白駒過隙

生死肉骨

太祖倚信趙普

荊南及湖南平

世修降表李家

生死肉骨 諺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生肉

書記 筌蹄云節度之掌書記者

衙將 官掌禁軍庶制上有南北衙

節度使 西夏古定難節度 西平王 後周所封 翼戴 即翼戴避太祖父宣祖弘殷諱

右南平高季興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至是五主凡五十七年而亡

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建隆三年泉州留從效卒衙將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務○定難節度使周西平王李彝興貢馬○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衡州太守張文表作亂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荊南高季興卒兄子繼沖代之○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等周朝舊相也自是各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矣

慕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沖出降荊南平延釗至湖南文表先已敗死保權聞宋師進討之獲保權湖南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跡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命王全斌伐蜀乾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王孟昶出降蜀亡前蜀王氏

宰相須用讀書人

五星聚奎

右後蜀孟知祥。自唐明宗長興二年受命為王。至是二世。凡三十三年而亡。

鑑　鏡也。

聚奎　奎星直魯分。徐州白羊之域。

推歩　占筭星曆。

二拾遺　諫官名。二拾遺指徽之與多遜。

預　通鑑作與。

异　異同。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劉姓。

大理寺　天子有九寺。

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未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得蜀鑑。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曰。昔偽蜀王衍。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五年五星聚奎。先是周顯德中。竇儼楊徽之盧多遜同為諫官。儼善推歩。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夏州李彝興卒。子光叡領軍務。○開寶元年。北漢王劉鈞殂。養子繼恩立。郭無為弑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异姓子也。○雷德驤判大理寺。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普

鼎鐺尚有耳

太祖雪中叩趙普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

此其一也。掌折獄詳刑。

叱　音脫去聲。怒也。

市　買也。

鐺　音青。錡下脚鼎屬。

柱斧　大斧也。

重裀　當作茵。蓐也。

成筭　筭畫也。

太原　北漢所都。

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久不下。頓兵百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默

南漢亡

彈丸黑子 喩其地小。

諜 音牒。反間曰諜。

右南漢劉隱。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僭号。至是五世。凡五十三年而亡。

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荊湖。繼取西川。嘗因北漢諜者。語北漢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太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是歲契丹。弑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記。更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克廣州。劉鋹降。南漢亡。太祖封鋹為恩赦侯。鋹有口辯。性絶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戯龍

推心置人腹

太祖不輕用人

宛然 猶依然也。

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謂左右曰、鋹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太祖幸講武池。賜鋹巵酒。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邪。命取鋹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是歲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厚。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開封府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太祖嘆賞久之。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用人如此。

○呂氏中曰。國初用人之道。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劉中丞任之十二年。趙中令之相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

起之字闢南凡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普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去上卒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閣後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譖以此雷德驤之子又訐之上始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知政事以副普普不宣制不押班不





戊江南

樊若水以繩度江

略與掠通

不第不及第

浮梁橋也

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二參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末幾普遂罷薛居正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諭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彬以戒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乎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行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荊南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

南唐亡
曹彬舟中惟圖籍衣

翌日 明日也 南唐亡 南唐李昪自晉高祖天福元年僭号至是三世凡三十六年 閤門 大鴻臚寺曰閤門

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説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鏑者可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閤門通其牓子曰奉勅江南

不圖復覩太平天子儀衛

袱 音伏帊也

幹事回其不伐如此○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辭歸上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俶感懼既歸毎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毎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上如西京謁宣祖安陵○夏四月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頭曰在德不在險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還太梁○上崩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德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達有大度嗽橋之

泊音忌及也下不易肆鋪西也市不易肆謂不驚擾也

變。迫於衆心。泊入京師。市不易肆。嘗一日罷朝。坐便

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為天子容易

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

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敖麥。

敖音叔。豆也。藩侯藩鎮諸侯。

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開寶初。修京

城及太內。營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

大內宮禁。隣音滕補也。

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

見之矣。平蜀之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郊禮

川班殿直以蜀卒精者直殿。故曰川班殿直。稟給與御馬直等。增給以其扈從車駕之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登聞鼓。隋制。凡奏聞訟訴者聽過

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

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

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直。內臣有隸事

諸門軒豁如我心

藩鎮以漸削之

太祖晚節讀書

故有司錄狀於之。

陳乞。援御馬直之例陳乞增給。配隸以川班分屬諸軍。

內臣。官。掬拊通。拍也。

武成王。唐肅宗追贈太公望。為武成

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

言其故。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

苟犯吾法。惟有劍耳。五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

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又

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

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餘。常衣澣濯之

衣。寢殿青布縁。嘗簾睨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

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容邪。削平諸國。

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禮而存

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

太祖薄陶穀

學士草制依様畫葫蘆

王。【従祀】配享。【殺降】秦将白起。嘗坑趙降卒四十萬。【入京時】自陳橋擁還時。【死節】周朝在京巡檢韓通。帥衆衛禦。都指揮使王彦昇殺之。【優厚】追贈通為中書令。【節鉞】節旄斧鉞。凡為節度使者。必授之。【薄之】薄穀不忠。【葫蘆】瓜属。状如瓠。實可食。【政府】宰相政事之府。【銓選法】銓。七縁切。銓衡也。又量也。次也。度也。従陶穀所上。初京官七品以下。猶属銓。自後京官以上無選。中書門下特除。

己降不武。命去之。周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悦長者。俾為房州守。恭帝先上二十年殂。卒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時。周韓通死節。追贈優厚。王彦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受禪之際倉卒。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懐中。上薄之。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様畫葫蘆耳。何勞之有。卒不登之政府。内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銓選法。嚴舉主連坐法。嚴贓吏法。有寘極刑者。懲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寛商征。寛麴塩酒禁。倉吏多入民租者。或棄市。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

而使府不許辟召。幕職悉由銓授。【連坐法】乾徳三年。詔陶穀等。各於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監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寛麴監酒禁】漢法。犯私麴者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者死。至是詔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其餘論罪有差。又以前朝塩法太峻。定以官塩闌入禁地貿易至十斤。煮私至三十五斤者。坐死。以鈔塩入城三十斤以上者奏裁。乾徳四年

故入者必抵罪。定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頒新刑統。定差役法。作版籍戸帖戸鈔。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或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舉德行孝悌。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用和峴所定雅樂。初行劉温叟所上開寳通禮二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舘撰日暦。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太弟晋王立。是為太宗皇帝。〇十二月改元太平興國。

〇劉定之曰。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以必待。遽改殘年為元年。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且號其年。謂之興國。無非欲踰越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曷逭焉。

杜太后遺命

晉王龍行虎歩

詔寛之。罪至死者。奏裁。[柢罪]故入人於罪者。就以其罪罪之。[大辟]死罪。辟音闢。[詳覆法]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折杖法]折如字。徙流笞杖各有數。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九十。為十八。八十。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二。官杖單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新刑統]審刑儀等所定。[差役法]詔令佐檢案。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版籍]民間戸口。甲粃數白。在官版籍。

太宗皇帝初名匡乂。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乂首請號令諸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歩。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

幸西都得一張齊賢

燭影斧聲

[戸帖]民間供振之口事。庶在官家給戸帖為照。[戸鈔]如今朱鈔之類。[賑]音震。贈也。[蠲]音涓。免也。[制科]周設賢良經學吏理三科。至是上親策賢良科。[覆試法]主司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遂命中丞覆試。內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拔萃]唐取士必驗身言書判。拔萃。拔其俊異者而取之。孟子曰。拔乎其萃。[雅樂]登歌文德武功二舞。[開寶通禮]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

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某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遥見燭影下。王有離席（避遜）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太聲曰。好為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名炅。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遣使分行州縣。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不勝

吳越獻地　北漢亡　德昭自刎

[史館]國史院。日曆記每日事。[戩]音箭。入聲。約束也。[柴氏]周世宗。[秦王]太祖次弟。[德昭]太祖長子。[殳]示益切。草似蒿。紫。[幸蜀]一本作在西京者是。[益]齊賢。洛陽人也。[布衣]謂蒙爵祿曰布衣。[十策]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藉田。選良吏。懲姦。恤刑。[向]宋氏。[王繼恩]宦官。[德芳]太祖次子。[戮]教角切。[罷]音皮。倦也。[贓吏]受贓之吏。徙配遠方。雖遇赦亦不敘用。[大理評事]官掌折獄詳刑。[陳舜封]陳姓。舜封名。[伶]

任。惰慢不親事。免官。○贓吏配者、遇赦不叙。○大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為伶官。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直。○陳洪進來朝。獻漳泉二州。○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出降。北漢亡。○詔征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悦。及歸、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晩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痴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趙普復相　德芳卒

[官]樂工。[清望]清要。聲望。右吳越錢鏐。自梁太祖開平元年據有兩浙。至是七世。凡七十四年。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僭竊至是四世。凡二十九年而亡。[弭]案唐韻當作彌。姓也。

○宋史衡曰。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之情通。若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間隔。況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器。以處之。若果有人君偉度。當器重之。如質性未純。尤當茂擇正人以輔導之。令乃置諸行陣。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賞。乃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晩也。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漸忌之。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保其令終乎。

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遷房州。尋殺之。普恐李符漏言。因弭德超譖曹彬故、以符薦

趙普 貶符

召种 放

一知 名姓 終身 不忘 陳希 夷先 生

种 音蟲。姓也。

摶 音團。

德。超貶符於春州卒。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之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种放隱于終南山。結草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辭以母老。上高其節。厚賜錢帛遣之。○呂蒙正為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時人服其量。○召華山陳摶。賜號希夷先生。摶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修養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

田錫 奏言

曹彬 伐契 丹大 敗

釁血 聚斂民財。如以民之膏血塗釁。

涿 州名

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號放還華山。尋卒。○開寶寺塔成。前後八年。所費億萬。田錫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上不怒。○先是西夏李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數入寇邊。○契丹主明記殂。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上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初上謂諸將曰。卿等宜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彬等乘勝而前。每奏書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晝則以精銳設伏。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饋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

敗契丹軍

黑面大王

洩泄同。

挨芻糧失策之甚也。至是遂敗。詔班師。上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樞密使王顯張齊賢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顯等咸惶懼若無所容。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契丹。○尹繼倫大敗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朝廷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趣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緣邊都巡檢使尹繼倫。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眾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夜令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為短兵中其臂。乘善馬遁。餘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也。○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使。命當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



寇準霖潦之對

賦外之科 租賦之外。別有科征。

李順 小波妻弟。

霖潦 久雨曰霖。無源水曰潦。潦音老。

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己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平。○交趾丁連卒。大校黎桓因其宗族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為交趾郡王。○時霖潦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其州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陛下殺之。王淮。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

趙普以論語一部致太平

大憝　憝音隊。惡也。書。元惡大憝。

太平興國　四字年號。

再罷　宗著以太祖乾德二年入相。至開寶六年罷。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又罷。端拱元年再入。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二朝。凡二十餘年。

百萬於法爲大憝。陛下以汚故務相容蔽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誅淮。罷沔俄而雨止。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倫。趙普。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爲相。普凡再入再罷。尋薨。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呂端大事不糊塗

知子莫若父

糊　音鶻。塗　音突。

太子　太宗第三子。

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用。呂端爲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知之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以來。以小人爲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立。是爲真宗皇帝。初上未定儲貳。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立襄王元侃爲太子。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

呂端捲簾審視

來和天尊汝主也

廝役皆將相

記室、官掌校表奏答。

廝、音斯。折薪曰廝。

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
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初上不豫
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
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
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
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
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
書閣。遂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
乃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
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
大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
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為襄王府記室。既
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
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

益州平

陳恕錢穀之對

侈、奢也。

更名恒。○咸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而
還。○是歲樞密使曹彬卒。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
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
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
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
璨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
瑋。及卒帝哭之。彬性仁厚。在朝未嘗言人過失。位兼
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
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
功名。守法度。彬
為宋良將第一。○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
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州平。○六年。以冦準為三司
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
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
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
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罷。求館殿之職。
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焉。恕精於
吏理。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
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
○龜鑑曰。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
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

田錫焚封疏

楊六郎

都部署 官掌兵事。

賜姓名 繼遷當太宗朝叛而降。賜姓名趙保吉。既而復叛。故曰奪所賜姓名。

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為慮遠矣。

○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矢、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侍御史田錫卒。錫鯁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絳之為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二卷。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目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

契丹大舉入寇

寇準定親征之議

駐蹕 帝駕暫止曰駐蹕。

撻覽 統軍順國王。

力贊 贊成渡河之策。

猶豫 不決也。

梁適 宋鑑作馮拯。

氏。大舉入寇。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乃召羣臣問方略。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二人由是怨準。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闔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撻覽中弩死。大挫退卻。不敢動。寇準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輦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

契丹請和

地必不可得

故地 初晉主石敬瑭請契丹。北戚唐劉幽蓟十六州。與之。後周世宗伐契丹。取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州之地。

百萬 絹百萬匹。銀百萬兩。

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益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

南朝為兄北朝為弟

澶淵之役

之曰。雖有敕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脩齋誦經而已。上還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以陛下為孤注。上待準遂寢薄。尋罷相。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

天雄軍 河北魏博節度。唐代宗寵其軍曰天雄。

孤注 如賭博只有一注。錢物以決勝負。

霍光傳不可不讀

植三槐于庭

按事 時魏博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乃遣祐往問察。不大用 祐至魏博。但決配彥卿家僮二人挾勢之。

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劉永新曰。準之奉真宗往澶淵。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為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歟。曰。是也。真宗不自以其身為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羣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羣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真宗不當以為怨也。然準所以來欽若讒口者。其失不在于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不得已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為愧。而何足矜伐也。其後富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辭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以王旦同平章事。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

朝廷有人

和靖先生

罪。還又力保彥卿無罪。且極言當以五代殺無辜為戒。帝怒。安置華州。二郎 旦行也。

河圖 說見太昊。洛書 禹治水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出於洛。禹遂別文。

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沈深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民饑上表乞糧。羣臣皆請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

○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上

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恥。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思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於是自大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

於汾陰。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旦
不能止其事○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
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
為相惟旦居位十一年。當李沆為相時旦甫參政沆
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曰。
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
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
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
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

九天司命天尊降　以為洪範九疇大中祥符曰字年号天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天尊降宋鑒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祐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周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祓謂上曰善撫普蒼生毋忘前志尋尊号聖祖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曰元天大聖后

李沆喜讀論語　李文靖真聖人也

吾榜中得人多　李文靖增真聖人也

丁謂拂冠準髮　文靖李沆謚文靖

興旦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每有大禮。旦輒以首
相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
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議者謂旦得君而不能以
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張詠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
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才德。鎮服天下。無如
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
詠不敢辭。當日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
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拂之。
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準
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耶險惡。每事沮抑。
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興造。上聞之不悅。謂王旦曰。
準剛一念如疇昔。又欽人懷惠。人畏威。能大
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

遺令去髮。削髮披緇。如僧禮。
馮道　後唐相無功可否
王公　旦。溢謚同。寇公　準。方面之當鎮一方。自當一面。

能容之竟以典林特急爭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乏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仲書有事送容院違詔捨準以上聞且祓責第斛謝堂吏皆祓罰不踰月容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捨堂吏欲然呈旦旦令送還容院而已準大慚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也

眾詠遺表

寇準罷貶雷州司戶移道州司馬仲宮劉后知矣

迪音狄遠貶初貶雷州司戶移道州司馬仲宮劉后

私請也準深感之己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曰卿萬一不諱以天下付之誰乎旦曰莫如寇準帝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篤帝親臨問平生自調藥并著簾帳賜之李迪丁謂為相準遠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矣先是內侍周懷政失寵懼誅素附寇準因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準謀洩伏誅丁謂與皇后謀貶準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

太子立是為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得皇子已晚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益謂真宗嘗額上帝祈嗣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腳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腳其驗也自昇王為太子一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準行因閱圖經見雷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歎曰吾

太子真宗第六子

李氏帝所生母劉皇后真宗平后

赤腳大仙

顓音諄和也

拔眼中丁

竹林寇公祠

山陵 真宗葬所。擅移皇堂 墳穴也。時丁謂為山陵使。因中陵都尉雷允恭從。邢中和言。移山陵向上。既而上穴有水石。故王曾奏之。無將 將音漿。春秋傳云。大臣無將。將而必誅。公子牙今將爾。將者言將有弒君。不道 如大逆不道。誣上不道之類。用其語 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

平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哉。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戶。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謂初命學士草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學士乃用其語。人快之。方遂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又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

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魚頭參政

發解 鄉舉。禮部 會試。廷試 殿試。

景德 真宗年號。

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㬉著不盡。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末。正色立朝。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先是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遊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交趾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全忠。大中祥符間。全忠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契丹主隆緒殂。號聖

孔道輔使契丹

宗子宗真立。○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擲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坐。且令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道輔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焉。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爲己子而上母李氏默默處之。走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之不敢言。上雖長不自知爲李氏所出也。至是疾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大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乎。太后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他日其必有下受其罪者。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宸

廢郭后

尚美人。尚姓也。九嬪之下有美人。

予。許同。

出。道輔出知蓉州。仲淹出知睦州。

批。普迷切。擊也。

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上始親政。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士遜爲首相。無所發明。而罷黜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寵之隙。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仲淹爭不得而出。初夷簡手疏陳八事。一曰。正朝綱。黜邪徑。禁賄賂。辨佞諛。絕女謁。疎近習。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呂夷簡謀以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后。后怒曰。夷簡欲悉罷內侍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后。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沖妙仙師。黜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十人于遠州。時尚美人楊氏得幸。數與皇后爭。一日尚氏於后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大怒。內侍闔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

范中淹四論

知開封府 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執政恐之。命知開封府。

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一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又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亮聞。豈得引漢唐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廢美人楊氏于別宅。尋賜淨妃號金陵教主冲靜元師。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恨焉。仲淹還朝。

為待制知開封府。言事愈急。數議時政。初仲淹以夷簡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洛陽。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

趙元昊號大夏皇帝

四賢一不肖詩

兗州罷仲淹前職。而知兗州。館閣余靖尹洙在館閣之職。坐貶清監筠州。酒稅。洙監郭州酒稅。羞恥事。如發郭后之事。亦貶監永州。

文臣范雍。

四曰。推委大抵畿切時弊。夷簡訴其越職罷知兗州。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奏其書。亦貶監夷陵令。

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夏銀綏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素臣不救。故敗。為賊而死。德和誣

有一韓。

富弼使契丹。

宵中有數萬兵。

政事府豈養病坊耶。

(冀兌)案元昊寇延時。德和引兵先走。至是遂趣奏平。蒂以自勝斬竟斷。德和無所補。無所補益朝廷。

小范老子(仲淹。戎人謂知州曰老子。)

大范老子(范雍。)

有一韓。范老子、宵中自有數萬兵。

范雍罷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

以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

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於是士遜致仕。

仕。去。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琦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將行。琦戒令。出敵之後。度勢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遇敵戰。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佯北。福等頗易之。兵乃益進。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福至好水川。與夏軍遇。遂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俄而夏人陣中忽樹

鮑老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隳崖墜。死福力戰而死。鬬甚大。震奏至。帝震悼。徙琦知秦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可欺也。

范老子曾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

有一韓。

富弼使契丹。

報使(報書奉使契丹。)

接伴(陪奉送使。)

送使(送海之使。)

淹之宜力居多。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擾。遣泛使求

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

隸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隸簡欲因事罪弼。以

弼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初弼至契

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浴

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

帝之大德。平。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朝無得脫者。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今中國隄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皆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氏

國書為異同

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晋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府曰。吾主恥受金幣。堅要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假此為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府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様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田奏。曰。執政故為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面責夷簡。易書而往。不復議婚。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

議獻納二字

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止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定和議而還。

○論曰。通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莫重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覘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使。非有儀秦之辯。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方契丹擁兵壓境。使者悖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往。入虜庭詰其君臣。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至令契丹君臣駭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皆公之力也。

○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

慶曆聖德詩

朋黨論

【茆拔】易曰。拔茆連茹。言善類相引。【距脫】雞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也。雞之害也。【拊】借本作撫非。【目】稱也。

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茆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衍等為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

范仲淹等奏十事

【札】側八切。簡札。【覃】延也。【府兵】見唐太宗紀。【幾】如字。

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仲淹遷參政。富弼為樞副。先是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爾。敢受賞乎。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

杜衍裁僥倖

一網打去盡

【內降】詔旨。

【會客】會進奏院祠神。舜欽用鬻故紙公錢。乃放會客。王洙呂溱王益柔等與焉。【得罪】舜欽除名。洙等皆逐去。

撫河北。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僥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由是竦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仲淹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孝。好施予。置義倉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僥倖。每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會衍婿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公錢。祀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為。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十日而罷。而拱辰遂見譏於公議。

趙元昊納款

【兄】當作諸父。案宋史。貴妃乃堯佐姪也。【四使】使去聲。宣徽節度景靈羣牧。【裏行】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燈籠錦】名。間

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貝州卒王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覆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策命為夏國王。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絲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祚立。○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罷。○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四使。監察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貶介。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初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

送唐介詩　狄青討儂智高　文彥博富弼為相

金奇錦貴妃以為服　遠貶 貶唐介為春州別駕。王舉正救之、改英州。
不生還 介在神宗朝果大用。時人以為詩讖之驗。
夢卜 尚高宗夢得傅說、西伯卜得太公。

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廣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初青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龐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慨然曰、如此則富弼耳。○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洪基立。

黑王相公　閻羅包老　王安石知制誥

○交趾李德政卒。子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王德用罷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以張昇為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矣。安石撫州臨川人。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

賞花釣魚宴
辨姦論
司馬光進三劄

○己覺誤食鉤餌。而盡食之。
遂非　不近人情。而不改過。
穢　於吠切。凡不淨之稱。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法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鉤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慝。○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

光又進五規

揀　音簡。選擇。

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帝深納之。○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由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無事。恭儉之

司馬光上疏

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

英宗皇帝

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宮官尤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而安。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琦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而安。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初。琦脩奏事簾前。太后鳴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脩進曰。太后處之。裕如。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漢成之寵。趙飛燕姊妹。合德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太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開者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以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火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感悟。琦一日出空頭勅脩已。僉趙概未僉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安置。蓋交鬪兩宮之人也。



當太后仁宗后。
兩宮太后。英宗。
兼愈病安也。復音伏。
祔篤后還政。
空頭勅勅出未書姓名。空音控。第書之脩勘緊次第僉署。
韓琦出空頭勅
太后撤簾

議崇奉濮王禮

契丹弛火禁

解言職　呂誨范純仁呂大防。解諫諍之職。罷侍講　呂公著亦罷侍講之官。

○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初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為然。議成。翰林學士王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而上奏。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除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鎮罷翰林。誨純仁大防解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　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頊。自潁王

歐陽脩慕韓愈文

王安石言必稱堯舜

籠　竹高篋也。劾　推窮罪人也。班　事班內外也。

為太子。尋即位。○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脩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刺駢偶。脩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韓琦亦罷。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不押朝班。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府。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温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富弼同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

呂誨彈王安石

狷、與獧同。褊急也。狹、與陝同。

將對、誨將入對。將、音漿。下同。司馬光、時為學士而兼經筵侍讀。乃新云云、彈新參政王安石。君實、司馬光字。

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黙然。欲留之。力辭赴鄆。至是召拜是職。王安石參政。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更變。帝問孫固。對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以急也。帝深納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

大姦似忠

王安石行新法

號安石為孔子

十事、大畧言。在英宗朝。舉駁不當。而不肯謝。因丁憂服滿。而累詔不起。終英宗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而託疾。又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遜避。求重任則不辭。二也。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舉劾與法官爭論。每挾情壞法。

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諭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不決意用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令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乗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然之。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先是治

天津橋聞杜鵑

韓琦論新法

狥私報怨。五也。公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取戮異己。專威害政。七也。當廟堂奏對。不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致喧譁。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當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於三司。乃欲額外增員。十也。〔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桑弘羊〕見漢武帝紀。劉晏見唐德宗紀。〔洛平〕英宗年号。〔天津橋〕在洛陽。〔杜鵑〕

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韓琦乞罷新法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併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皆令強借與。初詔絕



唐介論新法

生老病死苦之喻

皐夔稷契何書可讀

行均輸法

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号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青苗法〕以常平糴本作青苗法。散與人戶。令出息三分。春散秋斂。〔國服〕云云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以其

相違戾。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初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病不出。因求去。詔呂惠卿諭旨。安石乃起。持新法益堅。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遣使察農田水利。○罷義倉。○行均輸法。○臺諫劉琦錢顗。以議新法貶。○諫院范純仁。撿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

范純仁上疏

所有也。【璽】音追。上聲。策也。【尚書】二代以前。文籍不備。【農田水利】古制廢無。不備。【罷義倉】旧制。置於郷社。以賑凶荒。至是罷之。【行均輸法】命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檢詳文字】官掌佐條例司。【置常平官】制。貨物依昂。使常得其平。【預買法】見均輸法注。【紬絹】繒太絲曰紬。小絲曰絹。【用策】廷試之策自此始。

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鑒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己者為賢人。乞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命知河中府。○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趙抃罷。抃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第一。○

陳升之為異同

行預買法

程顥上疏

【右正言】官掌諫争。【詞頭罷】誥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附安石。遂以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繳還詞頭。以位執法非故事。後下蘇頌李大臨。皆繳還。【御史知雜】官掌知御史雜事。

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時中外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治矣。況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賜降責。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但出為西京路同提點刑獄。○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戩。以議新法罷。○李定為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謝景溫為御史知雜。○直史館蘇軾。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為景溫所劾去。初軾直史館。議貢舉。與帝意合。即召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

蘇軾上書

蘇軾試進士

笑罵從他笑罵

范鎮上疏

伊呂 伊尹。呂望。免役 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謂之助書檢正司役錢。

掎 音奇。偏引也。摭 之石切。取也。拾也。

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請外。通判杭州。○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為之。○曾公亮罷。○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初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又為之罷。舍人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三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君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

詆 毀也。訐也。

立保甲法 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

更科舉法

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立保甲法。○曾布為中書檢正。○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嘗帝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不變。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

司馬光與呂惠卿論

重是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多責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民。呉申曰。司馬光之言。可為至論。帝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誥勅。

三不足之說

上諭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

司馬光四不如之說

光屢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舉嵩山崇福宮。○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初安石惡脩。脩求歸。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何用。至是乞致仕。○富弼先知亳州。坐格青苗法。徙知汝州。

楊繪劉摯並上疏

○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繪初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一。而

請外 光與安石不合。故屢請出補外官。移許 光初出知永興。本路青苗助役。得免後移知許州。不赴。屢請 不從判西京之請。得請 得判西京。故居洛十五年。附 依也。近也。麗 偶也。施也。

行募役　三舍　保馬方

淤　於去切。水中泥滓也。

差役　不驗貧富。概差人充役。

立大學三舍法　初入學為外舍。不限

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倫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二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又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交阯之兵未安。三邊之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窮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謫之。○罷差役。行募役法。○立大學三舍法。○行市易法。○行保馬法。○須方

田稅法　章惇察訪湖北

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

行市易法　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民間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許至務投賣。如願折換官物者亦聽之。

行保馬法　采史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官給馬或與直。歲閱肥瘠。死病者補償。

須方田均稅法　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使分地計量驗地肥瘠。分為五等。均定稅數。

古渭　皇祐

田均稅法。○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安石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役。韶克河洮岷疊宕等州。又據青唐咽喉之地。邊堠益斥。役兵之死亡甚多。○提舉崇福宮呂誨卒。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誌。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何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牂柯。

唐坰奏二十疏

置三經義局

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即隴西郡。【唃厮囉】唃音格。色羅。蕃族酋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洮河等處。知絕西夏人右臂。【咽喉之地】要害之地。如咽喉。【堠】音后。封土表界曰堠。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察訪云云】惇為中書檢正。而承命察訪湖北。【經制江蠻】方始建議。經略制御南北江之蠻夷。【谿】音溪。南夷別種。曰谿。【省戶】歸附之民。減省戶口。【廝】厮同。賤也。

命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猺。令作省戶。皆歡迎。其實殺戮。浮屍蔽江。○貶同知諫院唐坰為潮州別駕。坰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有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安石諷閤門糾其瀆亂朝儀故貶。○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為檢討。雱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甚敏。未冠舉進士。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

鄭俠上流民圖

【霾】風雨蒙霧也。風而雨土也。【曀】陰而風也。【百不及一】百中無一。【洽】霑也。【暫】與暫同。不久也。

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食草揭。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畫為圖。遞發馬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況千萬里外哉。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聞之。讙呼相賀。是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一如故。惟方田罷。

罷王安石　傳法沙門護法善神　行手實法　濂溪先生

手實法 令人戸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之一付告獲者充賞。逆 未至而迎之曰逆。

罷。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皇太后語上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不聽。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帝怒。讓之。背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上始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府。安石薦韓絳代己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前此一歲。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呂

行戸馬法　定策元勳之碑　君子小人事業圖跡

集賢 次相曾公亮。東廳 參政趙槩。西廳 參政歐陽脩。鄉郡 琦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兩朝云云 承仁宗英宗遺命。而有策立天子之元勳。

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學者稱為濂溪先生。○行戸馬法。○判相州韓琦薨。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雍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

命韓縝割地
縝音軫。割地、劉地與途。
安石謝病
都作院修兵器所。
三十七將名号未詳。
管商管仲。商鞅。

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為謗訕。逐編管侯于英州。
御史臺吏揚忠信謁、侯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止。是言貴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投之。侯曰。以此為正人助會忠信事覺於是京與安國等皆得罪。○命韓縝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修城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辭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益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界北三十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死北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遑。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種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搆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尊遵卒子乾德立起釁相繼。知桂州集土丁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卨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兵禍訖安石之去而未

鬼章西蕃大酋。
交人交趾人。
十六十中死六。

蘇軾安置黄州

蘇軾檜詩

業　賑恤之也。

強半　大半也。

明法　唐制有明法。

律　法律之書。

鹵　音魯。鹹地也。東方曰斥。西方曰鹵。

檜　木名。柏葉松身。

乞。呉充王珪繼安石為相。充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黄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言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謹塩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来三月食無塩。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彼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呉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馮京罷。京初為王安石所不容。後見傾於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郷挙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呉充罷。踰月而卒。○元豐元年大正官名。元豐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参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相。人

詩案　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寛容之命。

二十二人　姓名未詳。

正官名

謂之三吉宰相凡事惟曰取聖吉得聖吉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奏聖吉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富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曰進興利之臣。為國斂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

（十五六十損五六）

（公輔之望守輔弼望）

（一紀十二年曰紀）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宰相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尋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来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熙寧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奈何熙寧以来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北狄偪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

（邪音耶）

（國是國家公論）

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
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
十八皇太子立是為哲宗皇帝

失律　沈起劉昇激變交人
皇太子　神宗第六子





明　曾先之原本

日本　大鄉穆纂

宋

哲宗皇帝　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
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
安幼冲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乎去。
恕包藏禍心一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
子顥。顥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
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
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亟

舍人　唐百官志。起居舍人分侍左右。掌獻納四方之書。
太后　神宗妣高氏。
神宗崩尊為太皇太后　哲宗兄
顥　亦哲宗兄
邢恕包藏禍心

太皇太后聽政　罷戶馬地課息錢等

兒童走卒知司馬君實

程顥程頤受學周惇頤

罷抵當 神宗時、聽入貲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今罷之。罷汴河堤 汴、云云。岸司 每歲所收地課、及所放市易常平免役科息錢。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倶以責辦、頗有倍折。神宗時、呂嘉問奏、衆行願出免行錢、詔從之。至是罷。從中出 自太后出。臨 弔聲、弔哭也。是歲 元豊八年。頤 音

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戶馬、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粮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與。○王珪卒。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執政。○河南程顥以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學力行、

光風霽月

明道先生

怡。濂溪 號。周惇頤 周姓、惇頤名。太極圖 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 四十篇。一命 周禮、九命、士一命、今第九品也。表叔 外親曰表。

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牕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顥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為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為首。其死也、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程顥 得不傳之學

橫渠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司馬光為相

貿馬無見貌。

千四百年之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千四百年。

無所不學孫吳佛老之類二程明道。伊川。

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

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願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張載。

字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

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

渠先生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

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

於物數推無不中顯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

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

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

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

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宋自歐陽脩。

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

程出然後大明雍惇頤載皆效於神宗之世至是顯。

又效惟頤在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〇元祐元年蔡。

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言自謂。

有定策功言官王覿極言惇確又韓縝張璪朋邪劉。

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為。

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邸吏狀示之安石曰。

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識者或謂三年無改父。

言官即諫官。

先黜知陳州。

其弟安國。

十二光行。



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

皇極云云反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一卷觀物外篇二卷倡音唱導引先也。

當如救焚拯溺

王安石失聲

蘇軾與司馬光論

拯 音蒸上聲。亦丞也。

父子之議 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

掊 聚也。取也。

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初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利聚于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衞農。天下便之。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亦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建言耶。光謝之。○章惇韓縝罷。○王安石卒。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同。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

辨姦論

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福建子 筌蹄云。惠卿福建人。

司馬光疏程頤行義

蘇軾草貶呂惠卿制

又呂公著為右僕射以下皆倣此。

兩觀云云　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觀闕也。

也。○呂公著右僕射。文彥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以能養成聖德。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等。蘇軾草貶惠卿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司馬光為相八閱

司馬光薨

畫司馬光像鬻之

誠自不妄語入

諄與肫同。懇誠貌。

月而薨。時兩宮虛己以聽光。光為政。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

金蓮燭

范鎭 巍然如山 蘇軾 嘲侮 程頤

洛黨 川黨 朔黨

撤、發也。

軒輊 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爲人無所輕重也。

日不 之不、音否。

枉死市 戯言。通當在死於市。

門人 受業生曰門人。

右 與佑通。元豐 神宗年号。散 音傘、閒散。

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以范鎭爲門下侍郎。鎭辭不拜。遂致仕。鎭學本六經。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衆前無所屈。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鎭巍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爲言官。力攻軾。傳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

常安民貽呂公著書

貽、作詒、遺也。

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爲領袖、光庭易爲羽翼。川黨以軾爲領袖、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東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王於竄移淪没。凡此皆前世

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

車蓋亭詩

泊然悟靜無為皃

譏訕其詩云。嬌嬌名臣郝乾山。忠言立節上元間。鈞臺燕沒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灣。蓋虜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乾山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譏掌諫之不能諫。至評同。

車蓋亭詩譏訕臺諫

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太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居無疾言遠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作夏中登車蓋亭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太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李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純仁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窺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純仁又代之○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朝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

調停

交章交上章疏黨人神宗末年安石之黨。調停和解兩全。

太皇太后崩

賜社飯

女中堯舜

賢者集朝

不比私暱曰比。嗣君哲宗。三子徐王魏王一女封邑未詳。

憲祖仁宗。年号。元祐太皇太后聽政年号

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爲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上始親政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能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略曰陛下方攬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九年之間雖下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斥逐未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



洶洶水涌聲勢盛大兒

首叛呂畏與太防相反

熙豐熙寧元豐安石之政

名同進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蘇軾諫曰陛下親政未聞召用一人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不聽侍郎楊畏首叛呂太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太防罷惇爲右僕射惇專以紹述爲國是逐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協謀朋奸報復仇怨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豈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

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奪贈）追論前罪貶其官爵奪其封贈

仁劉奉世韓維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

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

希績姚勉吳安詩王份張耒鼂補之黃庭堅賈易程

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

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勉音免　份音彬）

太子太保罷節鉞（罷節鉞）追奪節旄斧鉞不得為節度使

平居接物謙下慕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

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

諫上悟（孟氏薨）事見宋鑒（宋氏）神宗妃（上悟）宋鑒云取悼奏就燭焚之

悼蔡下請追廢太皇太后向氏（悼）追奪謚冊立皇后之禮（冊禮）停罷官職

浩（冊禮）冊立皇后之禮（禮）儀（停）停罷官職

廟庭乎抵其奏於地○立賢妃劉氏為后（改元者三）元祐紹聖元符

浩乞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

浩道過其友田畫臨別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

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元符三年上

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壽三十五皇子立是為徽

宗皇帝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

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

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

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

范純仁等再收敍

貶章惇邢恕蔡卞

射人先射馬

二十餘人 皆章惇得志時貶黜者。

三十三人 文彥博王珪呂太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光著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君錢總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太忠鮮于洗孔武仲姚勔盛陶趙卨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奪贈者。

翰林承旨 官名。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大詔令大廢置丞相容畫。

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敍。龔夬陳瓘鄒浩。爲臺諫。○韓忠彥爲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先是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權。迷國罔上。毒流縉紳。請誅之。未報。會臺諫陳瓘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卞安石婿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京爲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爲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上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初。嘗略變章惇蔡卞所爲。既而布迎上旨。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

○李氏曰。言紹述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等。時相曾布憚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佞人邢恕章惇。復得進用。由王安石曲學偏見。佞人邪黨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

正人不容於朝

遼主號天祚

女眞肅愼之遺種

內外容奏。皆專受專對。瞬 音舜。目動。目瞬。射人先云云 杜甫前出塞詩詞。引以喩[illegible]黨去其魁。建中靖國 即宇年号。

阿 音遏。

拏 奴加切。元魏 元氏北魏。

靺 音末。鞨 音曷。

○遼主弘基殂。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立。女真本名朱里真。肅愼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拏。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有七十二部

籍元祐黨立碑

石工安民不鐫字

三人　人當作世。

籍云　籍記姓名。於文彥博等凡一百十九人。目爲姦黨。其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又詔宗室不得與其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

觀　音貫。

落。本不相統。自太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酋曰巖版。有孫曰楊哥太師。遂雄諸部。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真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骨打其子也。爲人沉毅有大志。○建中靖國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曾布罷。蔡京爲相。蔡卞執政。再貶竄元祐人。立姦黨碑。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京自崇寧爲僕射。歷大觀政和重和。爲太師。嘗暫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

蔡京勸奢侈

教主道君皇帝

排　擯也。

軋　轢也。

鑄九鼎　宋鑑。魏漢津議制鼎。爲以奠八方。曰蒼鼎東方。曰彤鼎南方。曰晶鼎西方。曰寶北方。曰魁東鼎。曰阜西南。曰牡西北。曰風東北。凡八。而中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之。忽水漏。此啓其後。

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其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爲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賡京城。修大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作大晟樂。作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爲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

賞元宵
程頤卒
蔡京等誣奏

北方致亂之兆。〔太晨樂〕學校祭先聖之樂。〔神霄宮〕初名玉清和陽宮。即福寧殿誕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蔡京等獻策。徽宗為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花石綱〕舟舡相繼。一運為一綱。〔麋鹿〕大曰麋。小曰鹿。〔艮嶽〕改萬歲山為艮嶽。〔帘〕音廉。酒旗。〔飲博〕飲宴博弈。〔連理木〕異木連幹。〔雙花芙蕖〕芙蕖蓮花也。異首連蒂曰雙花。

輒令上供。有一花貴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羣。改名艮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前直秘閣程頤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于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蔽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艮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蕖。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内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更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説。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内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之。○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形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鬭。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

内侍用事
陳禾切諫
女真阿骨打稱帝

〔怙〕恃也。〔禽色〕禽獸女色。

女真改號大金

龜山先生

龜山先生安在

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淶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旻。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召陽時為秘書郎。時南劍將樂人。初擧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絶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坐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觱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引舊德老成置之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觱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高麗來求醫。上遣二

女真狼虎

童貫措置邊事

編管 編籍羈管。

王黼子 淳。

漢人 高藥師。

遣使 李善慶。

醫往還。奏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上嘗微行都市酒肆妓館。正字曹輔上言。編管郴州。○童貫自崇寧間與王黼之子領兵復湟州。任責措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廓州。貫遂建節為宣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政和末。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淶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師。

與金約取燕京

京貫。蔡京童貫。呼慶。呼姓。慶名。

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擴持國書往。諭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睦冦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



遼主奔雲中

燕王淳。遼親王。

帥音率。

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淳死。

○李氏曰。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徽宗如之何不喜。夫豈知天下久安上不習戰。白溝之敗。為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

盧溝河之師敗

遣客。王瓌。禱求也。

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鬪。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禱金主圖之

燕降於金

進兵　粘罕趨南暗口。捷懶騎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

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

貫攸入燕　所得空城而已

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修神保觀

其神　俗謂曰二郎神。

旨禁　有旨禁納。

○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數日旨禁。○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

金國無城郭宮室

結綵山　結綵為山。

倡樂　倡優之樂。

鬪雞　客蹄。養雞鬪其。

擊鞠　以革為之。內實以物。擊打以為戲。今通謂之毬子。鞠窮入聲。

茇　音跋。草也。

○金國無城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鬪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其國茫然皆茇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倣中國。所為。

男孕子　女生髭

髭　音貲。鬚在口上曰髭。

○兩京河浙路。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髭鬚。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

河北山東盜起

○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

金主稱帝

○金主稱帝。六年而殂。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

數關限蕃漢

喩音兪。

灤音欒。属河東。

彀音角。

爭諍同。

詔札得宋朝所賜手詔。歸曲責宋理曲。

不音孚。

乃金披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
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喩關喩關之東。乃
金人来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
關内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
以營灤隷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内之
地。蕃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遼張彀守平州。金已遣
人招彀。彀曰。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
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遼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
招金兵。金人諜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
曲累徼取彀。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函送其首。未
幾金太子斡離不。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

金人擒天祚　契丹亡

童貫不能死難

就擒　宋金削封天祚為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九世　遼阿保機自梁均王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凡二百一十年。

觀察　唐乾元初改採訪使曰觀察處置使。則今提刑按察使也。孫翊時兼

以容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
祚。金人方退。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
遂為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而
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歳也。是冬金斡離不粘罕分道
而南。斡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
藥師為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太原帥
張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
身為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冀景
守關。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
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
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再益兵力

孫翊死節　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此賊。

内禪傳位太子桓建中即位一年改元

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一時王瓘先一年已罷而

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

奔之策而已上内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

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爲欽

宗皇帝

欽宗皇帝　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

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

誅蔡京童貫王瓘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

括田宋鑒政和六年案民業券而以樂尺打量其廣叫拘入官而創立此課謂之公田幾孤北狐王出處未詳

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

者也勔以花石綱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

元年首竄瓘勔彥尋皆殺之○有狐升御榻而坐於

此一節案宋鑒事在徽宗宣和七年秋讀者詳之

徽宗奔應天府　除元祐黨籍　李邦彥等主和

詔毀狐王廟○上皇奔應天府○以李綱爲行營使

定城守策初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

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

朝廷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

也白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

臣庸懦倘使治兵願效死報乃以綱爲留守綱治守

戰之具數日而畢○除元祐黨籍○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爲相○春正月幹離不

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幹離不獘鄴以攻京

城不克乃遣王汭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

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

俱入見又遣李梲出使梲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

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

梲音拙。

表段心衣有表有裏段帛布也

康王為質於金

种師道勤王兵至

待汝議論定我已渡河

李綱罷復用

「質」音致。「康王」皇弟構。「中筈」之中。去聲。筈。音括。前受弦處曰筈。謂後矢破前矢筈也。「肅王」亦皇弟。徽宗第五子。「勤王兵」勤於王事之兵。「俟困」俟其糧之乏困。「檻」檻也。圈也。「縱歸」給以誓言。詐復三鎮。縱其歸國。「統制官」掌宣撫軍政。

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為質。种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周囲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與城內列寨拒守。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譏。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守禦

金人得割地節而退

尹焞賜號和靖處士

「括金」王孝迪議括取在京軍民官吏金銀。

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召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

帝手書裴度傳賜李綱

上皇歸京師

金兵復至

㮚音栗

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路。○以李綱為河東河南宣撫使。以救太原。時
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上
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
所沮。及太原圍急。帝欲遣將援太原。南仲曰。非綱不
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韐副之。綱言臣書生。實不知
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
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
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
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
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
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
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
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
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
敏罷。唐恪相。恪罷。何㮚相。○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
復至。斡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
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

上惑於和議不定

六甲法 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遁甲之法。

种師道言 先是金人之歸。師道請乘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

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
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
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勿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
凡四十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斡
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
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紿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
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
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
前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
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
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

范瓊逼上皇出宮

青城ハ虜營。

帝姫 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爲帝姫。

入𨽻而食之何㮚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
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爲辭以誤戰守
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爲然遂墮其計二
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
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逼
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
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
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
皇欲飲藥爲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
帝姫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
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



金主册張邦昌爲楚帝

李若水死節

劉韐死節

往來云云 筌蹄云往來議事以至諷舉異姓者呉幵莫儔也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者王時雍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

頤 頤ハ頬口ノ傍也。

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册前太宰張邦昌爲楚帝
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閲月而去始至張叔
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呉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
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議舉異姓方上在
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呼金人爲狗輩
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
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
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
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
乃罵不絶口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
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
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初金人欲相劉韐韐曰偸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歸書
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

張叔夜何棄不食而死

妾婦之道也子所以必死之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飲盡一酒而縊金人嘆其忠呉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瓊誘殺何棄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棄惟飲湯過界河死棄至燕亦不食死

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十年國破

改元曰靖康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爲高宗皇帝

○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亦弊矣觀澶州之戰虜衆風縱火力雖疲而契丹揭力攻之而晉亦竭力禦之晉以百戰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契丹以迫之而晉軍饑渴靖康之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晉不足以終一始誤之也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罪也宣和開釁即澶寧紹聖用兵其始也開釁以召禍之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

南宋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呉越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斡離不軍是冬斡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爲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太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

揭榜召兵勤王

蠟書藏書蠟中

渴音竭

相州守汪泊彥

武肅謚錢王錢姓王緣名鏐

呉越國

二帝北行
張邦昌為金所立
孟后聽政
邦昌請死

霾音埋。風而雨土曰霾。暈音韻。
孟太后哲宗后。時六宮有位者皆從二帝北。惟孟氏以廢得存。
獻公晉侯。
使臣曹勛。道君徽宗。
即眞謂即位。

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
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為金
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
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在位
三十三日。御史馬紳貽書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
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迎立康王。詔告中外。
有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
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
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邦昌繼至。
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
可即眞。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

竄耿南仲
李綱奏十事

撥治也。擺也。泣與莅同。臨也。治也。搖動也。

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召李綱為相。綱上疏曰。
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
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
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
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
下以為法。以宗澤知開封為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
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
罷。初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
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
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
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
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
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翌
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治僭
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竄其黨有差。綱以所議
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
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
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

貶張邦昌

偃 堰同。蹇也。

上書人陳歐 綱罷相。二人上書。力詆潛善伯彦不可任。李綱不可去。及詆用事者。潛善伯彦奏誅之。

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立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
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
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
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
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
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
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
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
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
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之士大夫
之節。乃貶邦昌。安置潭州。並安置受
偽命臣僚王時雍吳幵莫儔李䂓等。潛善伯彦為相。
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
河之意。是冬東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
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敗。澤招撫羣盜。聚四方義士
合百餘萬。糧支半歲。時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
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
澤乃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
敵。金人果敗。金人復入滑州。澤使部將張撝往救之。





宗爺爺

宗澤沒

矍 視遽皃。

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
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
人大戰。破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威聲日著。敵
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後
表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
憤疽發背而沒。初澤罹疾。諸將入問。澤矍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
我死無憾。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
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臨終無
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三。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
相弔出涕。

○中興人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
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
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禕允於內。建炎之初。綱
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
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恥。
伸神人之憤。惜矣。綱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
計沮。蓋汪黃既用事於中。則澤安能措手於外。既
主幸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

金人至揚州

［三相］黃潛善、汪伯彥。

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

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二相方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南走。回望揚州、烟焰已漲天矣。時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韓世忠誅苗傅劉正彥

旉音孚。［未三歲］旉年未滿三歲。［翼］助也。［說］音稅。［二兇］苗傅、劉正彥。［勝非罷］以不能止二兇之亂。

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州、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以朱勝非為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旉。旉未三歲。孟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游擊為殿。勝非說二兇、亟反正、尊孟后為隆祐皇太后。尊上為睿聖仁孝皇帝。尋復位。勝非罷、呂頤浩為相。二兇走。世忠追之、皆伏誅。○以浩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執之、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無悔。豫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磔］死、通裂也。

上如建康、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南昌。聞兀朮請於粘罕、將犯江浙故也。○時久雨恒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時政之缺、莫大於此。

張守上疏

［膳羞］膳、具食也。羞、進獻也。［膻］音淡。肉膻也。［酪漿］酪、乳汁作也。漿、飲也。［兢兢］戒慎。［栗栗］畏也。

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杜充為右僕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升杭為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

金人分兩道渡江

金人分兩道、一軍自蘄黃渡江、劉光世在江州、以

楊邦乂刺血書裾

金人北遁

岳飛破金師

岳爺爺

刺音次。針刺。

爲蘄黃小盜遣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爲金人。金人自大治趍洪撫建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不及遂陷袁潭荊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和向江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朮。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來擁見兀朮。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朮長驅陷杭州。上去已七日。兀朮進陷越州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舡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舡擊散之。乃退屯兵陷秀平。常州至鎮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王廟。幾獲兀朮。相持於黃天蕩。兀朮求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北歸。不得去。或教於治城西南隅。廬塲地鑿大渠。一夕成。次早出舟。趍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一日值無風。海舟不能動。兀朮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朮乃得北。遁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統制岳飛。邀擊敗之於



五百騎。投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後戰兵法之。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自是知名。至是飛又敗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所營縱火。飛乘亂擊大破之。金所藉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初張浚西行。上命浚

（韃）音闥入聲。
（婁室）金將。
（沖）祖禹ノ子。

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撻辣兀朮皆在淮東。浚聞兀朮躊躇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皆以為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呉玠入長安。金人遂調兀朮自京西星馳赴陝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婁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他路不援。哲離所部。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陝西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粗安。呉玠走保大散關東和尚原。○以范沖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沖重脩之。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





（降金）豫為濟南太守而降於金。

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一代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浩罷、范宗尹為相。秦檜南歸、赴行在。檜在北、依撻辣、為所任用。撻辣南侵、檜參謀其軍。嘗為草檄下山東州郡。挈全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逃歸。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素善。久之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撻辣以求好。其言皆撻辣意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讎、息兵則自檜始。○是歲劉豫稱帝。豫景州人。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金。為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白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

張浚討李成

張浚失陝西地

張浚殺曲端

二策可以徐動天下

曲端曲姓端名

罕既得關中地悉割以與豫○紹興元年命張俊討江淮盜李成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尋陷江筠臨江俊擊其軍復三郡成遁降齊○張浚盡失陝西之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統制曲端有威名浚先用諸羌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端為重及貶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士大夫軍民皆恨恨西人益以是非浚金人分兩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箭筈關兩道皆不能入○范宗尹罷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徐動天下遂為右相呂頤浩為左相○兀

兀朮大敗

秦檜罷

金人陷興元

言者言檜電羊。

播布也。

朮會諸道及女真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和尚原玠璘與二十餘戰大破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衂深以為恥○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遠圖檜罷朱勝非為右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歸南北人歸北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語及檜語乃塞至帝意戴于訓縻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紹興三年春金撤離曷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遶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撤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糧拔寨棄和尚

張浚又失洮岷關外

上親征

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朮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洮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子羽皆貶竄。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成棄襄陽而遁。○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為右相。○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

韓世忠武功第一

標註

倍　增倍也。

解　音蟹。姓也。

仇悆　宋將。仇姓。悆名。悆音豫。

麟　豫子。

猊　音倪。豫姪。

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揚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撻也。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悆孫暉敗之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皐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朮知為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還。初趙鼎勸上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又不可更屈。故贊行耳。樗曰。然則當思歸路。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既而韓世忠大破金兵于大儀。進而連捷至于淮。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參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齊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去。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多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

趙鼎真宰相

岳飛精忠

力也。又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紹興五年。上自平江還臨安。趙鼎張浚為左右相。浚兼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無不踊躍思奮。以岳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先是建炎庚戌中。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澧潭辰岳之境。皆盗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么者。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来。浚謂上流不先去么。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水死。遂平。初上賞飛功。手書岳飛精忠字。制旗以賜之。至是飛



齊人入寇

蒙國叛金

防秋　秋高馬肥。以防外夷。

曷囉馬　金志作曷剌馬。旻子宗峻之子。

儲副位　宋史云。孛極烈猶中國之總管。案金志。旻未年除諳版孛極烈。為都元帥。又云金國自来以諳版孛極烈為儲副。故晟以亶任諳版孛極烈之職。以為儲副。

蒙國　元朝之興始此。

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渉江矣。踰月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乃入見。○金主晟殂。謚文烈。初旻與晟約。兄終弟立。而後復歸旻之子。故晟捨己子宗盤。而立旻長孫曷囉馬。為諳版孛極烈。儲副位也。曷囉馬名亶。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旻之別子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絶食縦飲而死。蒙國叛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帥。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

保江 以江為限自保。

敗齊兵

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浚駐泗州。亦請益兵
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趙
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退師還南保江。浚力爭以為
可保必勝。一退則大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
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喩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
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德
酈瓊三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劉猊至淮
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浚遣張俊統制
官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兵。沂中敗猊前鋒。猊引兵
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戰。猊
大敗。麟聞猊敗。望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





淪 没也。陥 墜入也。

屏 障也。蔽也。

李綱上疏

大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趙鼎遂罷。○先是。趙鼎奏金人
雖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戰
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擧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
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擧之計。臣竊以為生
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
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為目前之安。臣謂祖宗
境土。豈可坐視淪陥。不務恢復。唯宜於防守。既固軍
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斯為得計。其守備之冝。則當
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
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也。今當以
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
將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
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東財
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荊
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
之贍養。假以歳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
攻戰之利。亦當分之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
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
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聖意決斷行之。
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揮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
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若

【蹙】促也。詩、政事愈蹙。
【錯愕】倉卒驚遽皃。

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
都、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錢
穀、無不便利。然必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
為可都也。至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
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倚恃、益堅戴宋之心。又曰、臣
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
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
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斯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
下觀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
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
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
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
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
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
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臣近年間暇、
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
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
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
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
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
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
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此又不可

上皇崩

【軺】余招切。小車也。
【讐】讎同。

之尤者。敵國世讐。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進使。今金人
造釁之深、知我必報、雖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
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
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
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臣願自今
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則擇所當為者、一切
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
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
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
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
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
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又將
並相。喻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
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特同處相位、
萬一有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未幾議
論不合、鼎遂罷。○上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凶問始至。
壽五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奚國霫
郡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州。在中京、

岳飛號令如山

岳侯神算也

已 音紀。

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焉。○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己下之。二人皆不答。及飛破楊么、俊益忌之。於是嫌隙日深。飛初之討么也。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黄佐曰、岳使節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乃復遣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帥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張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浚乃上。黄佐襲周倫砦、殺之。飛表遷武功大夫。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飛且攻且招、盡平之。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至是遂忌焉。

上自如平江、如建康。

秦檜主和議

艱 丁憂。

等夷 平等之人。

祉 音耻。

飛因扈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曰、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擧。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擧。秦檜時爲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飛以內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酈瓊等夷、不相下。大謀詣督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爲督府都統制、而以呂祉爲督府參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情。聞瓊等反側、乞罷之。瓊叛、執祉以所部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之用德與祉、岳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故敗。趙鼎

金人廢劉豫　李綱上疏　胡銓上疏

數音朔。
間音澗。
邀於堯切。遮也。求也。

復相。○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歲而亡。○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來。李綱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復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期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脩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

吳師古鋟

左衽 衽音任。衣襟也。左衽。夷狄之俗。
陪臣 諸侯之臣。
厭 音淹。
如劉豫 劉豫既立之為帝。而又廢之。
怫 音佛。
曾 音層。
[illegible]音騃。
鋟 以爪刻版。

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皆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于木。

胡銓書

李世輔來歸

陵寢 歷朝墳陵寢廟。留守 復除官留守汴京。

二子一孫 名皆未詳。

大父行 大父祖也。行輩也。

金人募其書千金。師古坐流袁州。◯紹興九年。金人先以陝西河南地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撿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歸朝。金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加賜賚。賜名顯忠。◯金國有謀叛者。事連宗盤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楊割長子。金主亶之大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撻辣與悟室。尋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辣主之。撻辣既死。於是右副

金兵分四道南侵

撓 亂也。

凜 寒狀也。

元帥兀朮為左相。乃密奏於其主。以宋未識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是歲。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故士樂為之死。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作廟以奉焉。◯明年李綱卒。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則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止為南渡之偏安耶。◯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府。檜急啓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郾城。幾擒兀朮。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之泇口。兀朮還汴。撿兩河軍與

篡 乾飯糧也。
挫 摧也。衂 傷也。

岳飛憤惋班師

蕃部。以謀再舉。○初岳飛奏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
忠義社。又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
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
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
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
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
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
衂。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
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及韓
常等。皆以其衆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
與諸軍痛飲耳。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
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
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
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
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
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
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
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
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而南者如市。飛
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
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



兀朮陷廬州

韓世忠跨驢湖上

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
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
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
去。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
謝而已。○十一年。兀朮陷廬州。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
之於橐皐。檜又啓上。亟班師。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
張浚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采石歸太平州。罷宣撫
司。以其兵隷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
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飛世忠尋罷。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
檜諷言官論之。遂罷為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
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
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
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
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
談。耆義輕財。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杖規畫。莫
不精絶。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

張俊構成岳飛罪

鞫。問鞫也。

河北圖。必殺飛乃可。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張俊又構成飛罪。逮赴獄。檜命中丞何鑄等鞫之。鑄引飛至庭。詰以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扶。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乃裂裳以背示鑄。有奮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閲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聽。大理卿薛仁輔等以百口保飛無辜。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初雲與憲皆棄市。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附成其獄者。皆進其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讎虜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須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也。○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遂以俊充醴泉觀使。奉朝請十餘年而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歸韋后及徽宗梓宮

梓宮。天子之棺。以梓木為之。故曰梓宮。

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盡淮中流為界。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為不可棄。兀朮必欲之。遂以大散關為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方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

蒙兀號大蒙稱帝

大蒙。即蒙國。又曰蒙古。又曰韃靼是。

張浚　趙鼎　貶竄

為元朝。

異星名。

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

兀朮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遠竄。鼎卒於海外。初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天下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趙鼎為稱首焉。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料故以機殆無遺策。其為政發奸摘伏若神。輕財重義。振人之絕。傾貲倒廩。吏部郎朱松病。以家事托子

金主徙燕京

秦檜臨終猶起大獄

王倫為金所殺

孫也。直從柔。

羽。築室居之。舍勞教其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居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於沒而不懈也。○紹興十九年。金主亶為其下所弒。其立。丞相岐王亮。旻之孫也。○紹興二十年。金主亮以上京僻在一隅。燕京折津。府為大興府。都以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卒。檜秉政十八年。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已不能書得免。○先是行人王倫為金所殺。金欲以倫為平灤二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

欽宗 古門 至

金主 徙汴 京

万俟音墨其。覆姓也。偓音卓。

沉該万俟卨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爲相。○該李壽為幹辦公事。初壽以實錄一旁採二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訖靖康命新舊司馬光百一表未有繼者乃倫求正史資治通鑑長編。蓋始於此。○三十一年。欽宗卒問至。以去年冬祖於五國城。年六十。○金主亮修汴京。蓋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工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而圖已之像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秋徙居汴。遂渝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衆。兵驕百萬。陷淮西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遽奔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義問視師。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阜角林。有詔令錡還軍專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亟來。允文督水軍海鰍舡迎擊。死鬬。初允文謂顯忠則待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爲李寶所焚。而荆鄂諸



逗音豆。

內變擁立葛王。